一顆炙熱的文藝心靈

——訪問吳三連先生

鍾麗慧

吳三連，這個名字，在政壇上的頭銜有前臺北市長、國策顧問；在企業界，他是數十家工廠、公司的董事長、常務董事；在文化圈，以他的名字設置了國內獎額最高的文藝獎。

吳三連，這位馳騁於宦海、商場的健將，竟能鍾情於文藝，設置文藝獎做爲八十壽辰的生日禮物，其中想必有段深摯的文藝因緣。

於是，我們決定叩訪這位文藝愛好者，請他談談他的讀書經驗和對文藝的見解。

那個週末的上午，我如約地到環球水泥公司的會客室。吳三老一再爲他的安排不出接受訪問的時間道歉，那麼謙遜，那麼親切，在他的言語間，我讀到長者的風範，也記起「愈成熟的麥穗愈低垂」的諺語。

在進入訪談正題之前，先向他介紹嶄新面貌的第九十六期「書評書目」，他翻閱後說：「洪先生有這樣一個文化教育基金會，應該繼續支持這份雜誌，『書評書目』要辦下去才好。」

「讀書」是這位八十三歲高齡的長者，不曾輟斷的興趣。他說，他的家鄉在臺南海邊——一個貧瘠的漁村，能到臺北來，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（臺北市立師專前身）讀書，十分不容易了。後來又在林熊徵先生的贊助下，留學日本東京商科大學。當時在日本統治下，一個臺灣窮孩子能獲得學士學位，除了苦讀，還是苦讀，沒有其他秘訣。因此，早在他的青少年，就養成了讀書的嗜好。

一直到今天，吳三老每天花在閱讀報章雜誌的時間，長達五、六小時。早上一定精讀細看聯合報、中國時報、經濟日報三份早報，之後才到辦公室。下班或應酬回家後，這位自立晚報發行人，不得不先仔細比較自立、民族、大華三家晚報的內容，然後才看航空寄來的當天的日本朝日新聞，及其他國外的政治、經濟、文藝或綜合性雜誌。每當他看完書報，往往已是第二天凌晨一點了。

他說，看國內的早、晚報和他的事業有關；看國外的報章雜誌，有助於了解世界情勢，和各種新知識。他十分讚揚國外報紙和雜誌的專欄，報導深入，分析精闢。前者是基於職業的需要；後者則爲滿足求知慾。

他肯定閱讀報章雜誌的益處：專業性雜誌的報導，有助於個人事業的發展；綜合性的報紙或雜誌，則能廣泛地吸收常識，從各個角度和層面認識整個社會，乃至世界的活動與變遷。

龐大的事業、大量的報章雜誌已經占去了吳三老的大部分時間。他渴望有更多的時間，讓他好好地閱讀文學作品，多年來，他一直很想看「聊齋」，只是苦無閒暇。

縱然如此，早年他在英文課本中認識了莎士比亞、雨果、哥德、易卜生……等西洋名家，以後也斷斷續續地看了不少中國古典小說，尤其是「水滸傳」和「三國演義」最令他佩服，他說：「旋耐庵和羅貫中，實在眞有本事！」

雖然這些古典小說，他只看過一次，却印象深刻。他興奮的敍述他的「讀書心得」：施耐庵把「水滸傳」中一百多個人物，塑造出一百多種不同的個性，竟然不會重複，也不會攪錯。實在「眞有本事」。他依稀記得自己隨着宋江的遭遇，而情不自禁地掉了眼淚。

他稱讚「三國演義」是無以倫比的傑作。他說，羅貫中淋漓盡致地寫出政治的策略、外交的手腕和人性的善惡。或許「三國演義」描寫的政壇風雲，看在這位政治家兼企業家眼中別有一番體會。

文化界人士尊重吳三老，絕非只因他的名下有個數額最高的文藝基金會，而是他在從政、從商之餘，仍有顆炙熱的文藝心靈。

何以他對文藝情有獨鍾呢？他說，這份文藝因緣應該追溯到求學時代，那時正是日本統治臺灣之際，臺灣同胞在教育和工作都遭受到極不平等的差別待遇，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華。但是不少臺灣人在繪畫、文學、雕刻、音樂、和運動等方面，有十分傑出的表現，而這些文藝創作和運動成績，是超越國界、政治的，好就是好，日本政府無法給予差別待遇，更無法阻止。

所以，他意識到：只有文學和藝術最能表現人類自由心智的一面，也是最能接受社會公平的精神文化。有了這樣的意識，雖然自己讀的是商科大學，却在文藝上努力充實自己，並且盡其所能的實踐了這個體悟。民國十四年，他從東京學成回到臺北，擔任「臺北每日新聞」的經濟記者，在採訪經濟新聞之餘，仍大力撰寫專欄，報導本省籍作家、畫家、音樂家的努力和成就。

曾遭受異族統治的吳三老更體驗到：民族文學與藝術才是延續一民族深邃的共同心靈的主要憑藉。

他十分感嘆地說，我們中華民族本來擁有最豐富的民族文化，尤其在文藝上有着輝煌的成就。看看我

們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，如：魏唐以來的詩歌、晉唐的書法、唐宋的繪畫、以及宋詞、元曲、明清以來的小說，無一不散發着民族文化的光輝。而我們這一代却趕不上祖先的成就，我們要復興文化，就必須繼續光大前人的偉大成就，鼓勵文學和藝術的創作，使之能凌駕前人。

因此，他要提倡文藝的理想，就是要藉獎勵文學和藝術的創造力來繼續開拓前人所未達到的境界，以提高我們民族文化的水準和社會生活的品質。

他認爲：提倡文藝活動，僅僅設置文藝獎頒發獎金是不够的，還需奠定更深厚的基礎工作，諸如：

一、紮實的學校教育，一位文藝創作者必須天資加上努力，學校教育的指導十分重要，如果沒有伯樂，千里馬也是枉然。

二、廣泛涉獵各國的文學作品，未必全是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」，至少在研究別人的文藝創作中，不難引發一些靈感，觸動另一股創作源泉。

三、鼓勵翻譯，並提高翻譯水準，文藝創作者若要廣泛閱讀各國的著作，除非孰諳各種語文，否則就須仰賴於翻譯的溝通。因此，我們急需優秀的譯者，迅速且大量地引介世界的思潮。

四、贊助文藝創作者出國旅行、研究。也就是中國的一句老話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，給予他們到國外多看、多聽、多學習的機會，以豐盈他們的創作生命。

五、社會要能重視文藝創作、尊重文藝創作是專門知識，文藝創作者是技術人才，讓文藝創作在寬廣、肥沃的大環境中孕育、成長。

吳三老對文藝的體認與見解，實在不遜於專業文藝工作者。那麼，是否他仍念念不忘拿筆桿、爬格子的生涯呢？

他回答：文藝創作，尤其是小說創作，太不簡單了，它必須是最高智慧的結晶。我只希望能撰寫經濟論文。

目前，他的心願是退休，退到工商企業的第三線——協助年輕一代，提供經驗給他們參考。退休後，他希望到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無薪給的研究員，收集資料撰寫專題研究。他已想好了專題研究的題目了，他計畫撰寫「中國的金融」。

要不是主任秘書來提醒他另一個約會時間快到了，吳三老還不願停止描繪他的寫作計畫藍圖呢！

只是，健朗的他，不知何時才能從商場第一線退休？不知何時才可以重拾筆桿撰寫「中國的金融」專著呢？